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的本质思想的超越

——基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考察

杨 颖

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海南 海口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1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20日

摘 要

通过梳理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理解为自然生成的“类存在”的主要思路, 并指出其理论在静态化与缺乏社会历史视角方面的不足。马克思通过引入社会关系与实践活动的维度, 提出人的本质并非孤立个体所固有, 而是由社会关系和实践活动共同构成的现实总体, 从而实现了三个层面的哲学超越: 由抽象人走向现实人, 由感性直观转向能动实践, 由自然个体提升为历史主体。此种超越确立了以社会实践为核心的现实人学观念, 标志着哲学研究从直观唯物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研究表明, 马克思以实践范畴贯通了人的生成、发展与历史演进的过程, 为理解人的社会属性、历史条件与自由发展的可能性提供了理论依据。该研究为当代哲学人学与现实社会中“人的解放”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与理论参照。

关键词

马克思, 费尔巴哈, 人的本质思想

Marx's Transcendence of Feuerbach's Thought on Human Nature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ses on Feuerbach”

Ying Yang

College of Marxism,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Hainan

Received: March 16, 2026; accepted: April 6, 2026; published: April 20, 2026

Abstract

By sorting out Feuerbach's main ideas of understanding human nature as the “generic existence”

generated by nature, and pointing out the deficiencies of his theory in terms of staticness and lack of a soci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Marx introduced the dimensions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practical activities, proposing that human nature is not inherent in isolated individuals but is constituted by the reality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practical activities. Thus, he achieved three levels of philosophical transcendence: from abstract human to real human, from passive sensuous intuition to active practice, and from natural individual to historical subject. This transcendence established the concept of human studies centered on social practice, mark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from intuitive materialism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Marx connected the process of human generation, development,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through the category of practice,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human social attributes,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free development. This study offers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inspirations and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contemporary philosophical human studies and the issue of “human liberation” in real society.

Keywords

Marx, Feuerbach, Thought on Human Natur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费尔巴哈以感性唯物主义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将人从“绝对精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复归为具有感性属性的“类存在”。然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敏锐地察觉到费尔巴哈人学的局限性，并提出了“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划时代命题。当前，学术界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已积累了丰硕成果，但仍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从国内研究看，学者们多聚焦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继承与批判”，侧重于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阐发其转变过程。但部分研究往往将费尔巴哈简化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背景板”，忽视了费尔巴哈人学内部逻辑的复杂性。从国外视角看，存在着显著的学术争议：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认识论断裂”说主张马克思彻底抛弃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而以弗洛姆、梅洛-庞蒂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倾向于“连续论”，认为马克思始终未脱离费尔巴哈的底层人学色彩。既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其一，对马克思“超越”的具体逻辑路径缺乏系统的结构化梳理；其二，对于马克思如何回应费尔巴哈式“人的本质”在当代资本逻辑下的变体研究尚显薄弱。本文的独特性贡献在于：通过文本细读，重构马克思在存在论、方法论、历史观“三重维度”实现超越的，并在回应上述学术争议的过程中，明晰马克思如何通过实践范畴将“人”从抽象的自然属性锚定为具体的社会历史范式。

2. 费尔巴哈人的本质思想的基本观点

恩格斯在谈及费尔巴哈时指出，费尔巴哈在他和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之间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他既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者，也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转向的思想源头之一。恩格斯强调：“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 [1]。由此可见，费尔巴哈为马克思思想的转变提供了关键契机。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将人理解为自然产物；其二，将人的本质理解为“类本质”；其三，将宗教视为人的自我异化。

2.1. 人的本质是自然的产物

费尔巴哈通过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人的本质起源于自然界，人首先是自然的产物。这种观点突出了自然界在人的存在中的基础性作用，但从马克思的视角看，它仍忽视了社会关系和实践在塑造人本质中的决定意义。关于人的本质问题，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黑格尔把人看作是感性直观的人，认为人是绝对精神的产物，绝对精神是人的理性的客观化。费尔巴哈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黑格尔“人的本质”观点的缺陷，他从唯物论出发，指出黑格尔的主体意识只是用抽象概念搭成的架子。这个观点扭转了意识决定论的偏颇，让人的本质根基落回了现实世界。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并非意识的产物，而是自然的产物，并指出：“人在世界上之最初的出现，只归功于感性的自然界。” ([2], p. 214) 他强调，人类最初的存在依赖于感性的自然界，这表明人的精神与理性也都是自然的派生。费尔巴哈认为，人的衣、食、住、行皆来源于自然界，自然界给人们提供了最基础的生活资料，与我们息息相关。可见，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建立在自然本性的基础之上的，强调了人类本质的现实性。在他看来，人与自然谁也离不开谁。自然给了人活命的根基，人则通过改造环境打磨自己，并最终融入这片被打上人的印记的自然之中。费尔巴哈这一观点突出了自然界在人的存在中的基础性作用。但从马克思的视角看，这种理解过于片面，因为它忽略了社会关系和历史实践对人的本质的决定性意义。因此，可以说费尔巴哈开启了自然维度上的解释，却未能触及人的社会历史性本质。

2.2. 人的本质是类本质

费尔巴哈立足于自然属性，将“类”的概念引入人本主义之中，认为人具有普遍性的“意识”。然而，这一理解仍停留在生物学和意识层面，缺乏对社会实践的深刻分析。费尔巴哈指出“完全与动植物一样，人也是一个自然本质” ([2], p. 312)。费尔巴哈在人与动物区别问题上，他指出：“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完全在于人具有思维，更重要的是人是有‘类’意识的存在物，这种‘类’意识包括理性、意志和爱” [3]。在费尔巴哈看来，人和动物最根本的不同在于能不能把自己当成思考对象来审视和交谈。他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差异不只在是否具备思维能力，更在于人能够意识到自身属于“类”，并能在理性、意志与情感层面反思自我。动物是没有理智的，只能借助别的个体来行使思维职能，而人是有意识的存在，能把自己看成“类”这一整体。费尔巴哈将“类”理解为单个人的简单相加，在孤立个体中寻找能把一切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同时他又将这种普遍性归结于意识，他把意识当作人的类本质反映了他理论上的不彻底性。正如马克思在《提纲》第六条所指出的：“费尔巴哈不是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所以他不得不：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所以，他只能把人类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 [4]。故而，费尔巴哈未考虑历史的发展进程，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意志、理性与爱，无视了物质生产关系对人的决定性影响，也没重视人的主体能动性以及实践的创造性。所以，费尔巴哈仅仅把这种抽象的存在称作类，未能正确地解释人的本质。

2.3. 宗教是人的本质异化

在费尔巴哈看来，宗教的根源在于人的自我异化。所谓“上帝”，实质上是人类本质的投射，他由此揭示了宗教情感与人性之间的紧密联系。他指出“人的绝对本质、上帝，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质” [5]。费尔巴哈揭示宗教情感与人性之间的联系，认为宗教源于人类自我本质的外化与反转。他主张以“爱的信仰”取代超验宗教，认为爱能够消解人的异化。然而，这种“爱的宗教”依然停留在精神层面，未能提供改变现实的社会路径，因而陷入新的抽象性。费尔巴哈对人的把握，表面看来具备现实形态，但其内核依旧是抽象化的。在把握人的本质时，他未能形成正确的唯物论认识，反而背离了唯物论的基本立场。

费尔巴哈没有从实际出发去认识人的本质，虽然他批判黑格尔人学理论，一定程度上从“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但最终落脚点仍然是以一种唯心主义的方式，具有明显的局限性。首先，他的哲学仍然停留在抽象的层面，将人视为一种“感性的对象”而非“感性的活动”。他虽然强调人的社会性，但并未深入分析社会关系的具体历史形式；其次，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直观的、非历史的，他未能揭示社会现实的矛盾运动，尤其是社会实践关系对人的本质的塑造作用；最后，他的宗教批判虽然深刻，但未能提出改变现实的具体路径，仍然停留在理论批判的层面。针对学术界关于“费尔巴哈是否彻底走向唯物主义”的争论，本文认为，费尔巴哈虽在自然观上坚持了唯物论，但其在解释“人之所以为人”时，依然陷入了某种“隐性的唯心主义”。他虽指出了宗教异化，却试图用一种“爱的宗教”去修补，这说明他眼中的人依然是缺乏社会推力的被动实体。

3.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的本质”的超越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扬弃体现为“破立结合”，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以自然对象性为起点，将人视为感性存在，将人的本质固化为脱离历史的“类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哲学立场的根本转向。他不仅揭示了人的社会性根源，还强调了历史条件对人的塑造作用，从而突破了费尔巴哈抽象化的“类本质”理解。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以感性直观来理解对象世界，陷入静态认识论困境，认为人不仅是自然产物，更是通过社会实践自我创造的历史主体。因此，马克思实现了由存在论、方法论到历史观的“三重超越”：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从直观的人到实践的人，从狭隘的人到历史的人。

3.1. 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

费尔巴哈肯定人是对象性存在，是自然界的产物。他认为现实的人以自然为起点，因此他基于自然的基础上提出的人的“类本质”观念，却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是不参与到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单一个体的固有抽象物。这种传统的观点把理性、自私性、意志视为人的本质。马克思否定将这种单个人身上所固有的抽象物作为人的本质，他摒弃了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归结为“类本质”的抽象化倾向，强调人的本质是动态生成而非固定不变。马克思在《提纲》中明确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孤立个体的抽象属性，而应理解为由其社会关系所构成的整体。”^[6]他认为，人们自身也会随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实状况发生变迁而不断演进。这一论断直接突破了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类本质”的局限，强调了现实社会关系的决定作用。

马克思强调必须从现实性上理解人的本质，人并非抽象的孤立个体，而是“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人”是嵌入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中的具体存在，是在劳动与交往中生成的历史个体。因此，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因社会关系而具体化，因历史实践而变化。他以现实社会为基础研究人，把人的本质置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加以理解，取代了费尔巴哈的感性自然论，真正实现了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的转变。

3.2. 从直观的人到实践的人

在费尔巴哈看来，感性直观是人把握自然的根本途径，他在批判思辨哲学与神学时运用的首要手段也是这种直观方式。他对对象性存在的把握仅停留于感性直观层面，未能深入实践活动来把握主体性维度。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同时，坚持了唯物主义，但他把人的本质看成类本质，无法真正地理解实践、社会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他没有看到现实的人受到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制约，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仍只是以静止、孤立和片面的观点看待人的本质的问题。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仍然停留在认识论层面，缺乏对主体活动的理解，因此未能揭示人通过实践改造世界的根本力量。马克思指出他的观

点脱离了现实的社会关系，仅停留在“自然共性”层面，忽略了人的历史性和实践性。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7]。这句话揭示了费尔巴哈理论的两难，他虽承认感性存在，却忽视感性活动的历史过程。在《提纲》中，马克思立足实践的观点对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展开了系统批判。他指出，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异在于人能通过实践活动改造世界，并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其社会属性与创造能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实践是理解一切社会现象的钥匙，也成为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相互区分并统一的基础。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实践不仅反映人的现实活动方式，也折射出其社会历史属性。正是在持续的社会实践中，人的本质得以具体生成并不断演变，随着历史条件的推进实现动态发展。正如《提纲》第八条所言：“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这深刻表明，人唯有通过实践才能实现自我丰富与完善，充分释放其能动与创造潜能。

马克思强调，要真正把握人的本质，必须超越直观认识的局限，深入考察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实践功能与能动作用。《提纲》第一条作为全篇总纲明确指出：一切旧哲学——包括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未能真正理解实践的本质内涵。马克思在对费尔巴哈直观思维方式扬弃的基础上，将实践范畴引入人的本质研究中，完成了从“直观的人”向“实践的人”的哲学跃升。

3.3. 从狭隘的人到历史的人

传统的人学观念将人视为一种既成的事实，用抽象的思维来理解现实中的人，仅能从抽象层面和动物性视角去解读人的本质，它视人为实体性的存在，这种认知与人的实际生存状态是相悖的，把人的本质看成是单一性的存在。费尔巴哈虽试图从“现实的人”出发，批判黑格尔的思辨人学，但他的人学仍局限于自然维度。他把人视为自然存在者，而非历史实践的生成者，忽视了社会实践在人的形成与发展的根本地位。由此可见，费尔巴哈的人学虽摆脱了唯心主义的形而上桎梏，却未能真正实现唯物史观的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突破了这种抽象化、非历史的人的本质观，提出人的存在应在社会实践与历史运动之中加以理解。他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孤立个体的内在属性，而是在社会关系中生成并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人们通过劳动与交往与社会形态相互塑造，历史是人的本质展开的场域。马克思强调，人类历史是人类活动的历史。人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不仅创造客观世界，也创造自身。人的发展是一个“社会化-历史化”的生成过程。正如列宁所指出，“这种‘人本学’是狭隘的，关于唯物主义的不正确和肤浅地表述。”马克思的“历史的人”思想突破了自然学说的局限，使“人”获得了历史的深度。从而完成了哲学人学的历史化转向。马克思的“历史的人”思想将人理解为处于历史进程中的能动存在，人不再被视为自然本能的延续，而是在社会生产与实践活动中不断自我更新的主体。

马克思肯定费尔巴哈在自然观上是唯物的，并对其进行了超越，他考察的不仅仅是停留于生物性层面上的人，而是历史进程中的人。马克思不仅认识到了人的社会性，而且提出了要突破狭隘的时代和地域的限制，通过具体的历史来把握人的本质，实现了从狭隘的人到历史的人的历史性超越。

综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学的批判与超越构成了一个从存在论到历史论的系统过程。从抽象到现实，实现了对“人”的再定义；从直观到实践，确立了实践作为哲学核心范畴；从狭隘到历史，奠定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这“三重超越”共同标志着哲学研究的范式转型，使“人”真正回到历史与社会实践之中。

4.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的本质思想超越的意义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的本质”思想的批判与超越，不仅是概念层面的重新阐释，更体现为哲学立

场、方法论与价值取向的系统性转变。通过确立“实践”作为理解人与世界关系的中介环节，马克思使哲学从抽象思辨走向现实历史，为唯物史观的建立及人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深刻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4.1. 从历史唯心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跃迁

费尔巴哈虽然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但他将人理解为自然界的产物，仍未能突破感性直观的局限。马克思在继承与批判的基础上超越了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哲学方法论的根本变革。马克思通过引入“实践”，把哲学研究从静态存在论推进为动态的生成论，阐明了在唯物史观视角下关于人的本质的核心观点，将人的本质从“天国”拉回“人间”，强调现实社会关系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马克思通过方法论的重构，实现了从“自然人”向“社会人”、从“解释世界”向“改造世界”的根本跃迁，使哲学实现了从“存在-意识”的二元对立向“实践-历史”的辩证统一转化，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石。

4.2. 重塑了哲学对“人”的理论形象

虽然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论断进行了批判，但其自身仍将人看作受制于自然条件的被动存在，未能认识到社会实践在人的本质形成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因而，其理论虽展现出一定的人文关怀特质，却在历史维度方面显得薄弱。基于此，马克思通过批判性的理论超越，重新构建了哲学领域中关于“人”的概念框架。马克思在哲学层面对人的理解实现了重要突破，完成了对费尔巴哈人学观念的根本性革新。他在保留费尔巴哈人本立场合理成分的前提下，推进了理论内涵的实质性发展。马克思深刻指出，人的本质并非孤立个体与生俱来的抽象特质，而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与社会关系中逐渐形成的现实规定，也就是“所有社会关系的综合体现”。他进一步阐明，人的本质不是预先确定的、永恒不变的属性，而是伴随社会生产关系与实践形式的演变而不断重塑的动态过程。

这一理论突破具有革命性意义，它彻底超越了传统哲学将人视为抽象本质载体的认知局限，转而将人理解为处于社会关系中动态的存在。在此理论转向的基础上，马克思使人从抽象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处于社会关系之中并积极参与实践活动的能动主体。人的本质不再被看作某种先验的设定，而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中被不断塑造与展现的现实存在。马克思通过对“人”这一概念的重新界定，建立了以社会实践为核心的新的人学研究范式，为唯物史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4.3. 推动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在“人的本质”问题上对费尔巴哈的超越，不仅体现为哲学理论层面的革新，更在于深刻揭示了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历史逻辑。马克思则进一步将“人的解放”议题从道德伦理范畴转向社会历史领域，指出人的自由发展必须以社会关系的实际变革为基本前提。

在马克思看来，人并非被动承受自然规定的存在者，而是在生产活动与社会交往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生成与发展自身。自由也非某种抽象意志的体现，而是植根于社会物质条件与具体实践的现实可能。伴随生产力进步与社会分工发展，人的能力体系与活动范围获得持续扩展，进而通过在广泛社会协作中的参与，实现个体全面发展的可能。在此意义上，自由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而非某种先验的理念预设。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理论，不仅丰富了唯物史观的内在理论结构，也为现代社会的发展路径与人的解放事业提供了深远的理论支持。该思想将“人的本质”问题与“社会解放”目标相贯通，清晰呈现了自由与历史规律之间不可分割的本质联系。在当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语境中，这一理论为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5. 结语

费尔巴哈立足于自然视角探讨人的本质问题，强调感性存在的现实意义，为近代哲学中人学议题的兴起奠定了重要基础。马克思在批判性吸收其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费尔巴哈理论的根本超越。通过引入“实践”这一核心范畴，他将人的本质从自然属性拓展为社会历史生成的过程，推动哲学思想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跃升。马克思将“实践”确立为理解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维度，揭示出人类存在所具有的能动特征与历史属性，从而使人的本质问题由形而上思辨走向与现实历史的统一。这一理论进展不仅为人学研究确立了科学的方法论根基，也为现代语境中人的解放与发展课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的本质”思想的超越，既是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性扬弃，也意味着现代人的本质思想的重要开拓。这一超越不仅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更为我们在当代复杂社会关系中审视“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理论坐标。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在数字文明与算法逻辑盛行的当下，马克思关于“社会关系总和”的论断如何继续发挥其批判与引领的力量。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66.
- [2] 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 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214-312.
- [3] 雷勇. 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类本质”思想的扬弃[J]. 学术研究, 2018(7): 18-23, 29.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2.
- [5] 费尔巴哈. 基督教的本质[M]. 荣震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8.
- [6] 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7]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30.